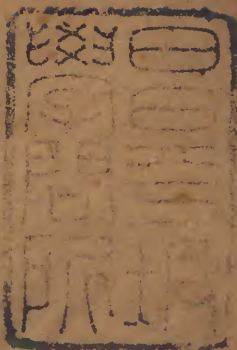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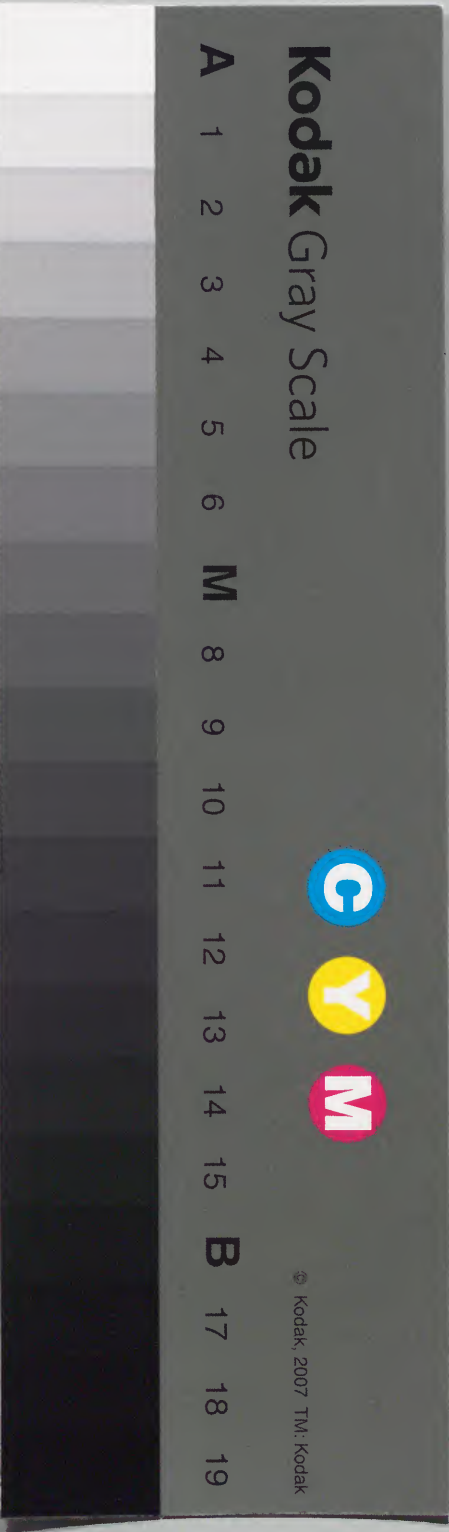
廿二史劄記 七 六



漢書門類		九三〇			
八二四		八〇四			
冊架	函號	類			

內閣文庫

九八	內閣文庫	
函	番號	漢 9304
二八	冊數	8 ( 6 )
架冊	函號	298 7





廿二史劄記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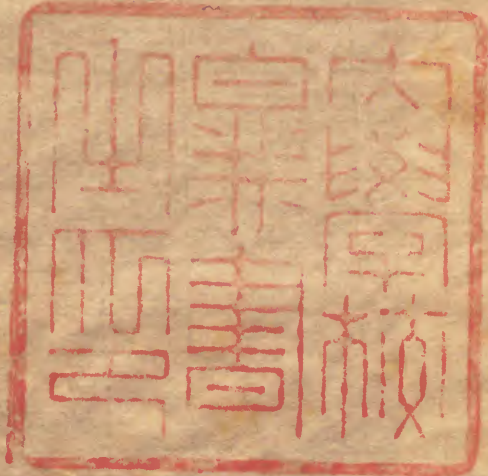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源藤原 鑒景輯

正史類

舊唐書

文獻通攷曰。唐書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章述舊史增損以成。爲  
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一。崇文總目曰。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迄  
開元。凡一百一十卷。章述因其本。更加筆削。至石晉劉昫等復因  
章述本增損成之。按舊唐書非一家。貞觀政要出於吳兢。順宗  
實錄出於韓愈。唐曆出於。而全書則唐章述因吳兢舊本所





廿二史劄記 卷一  
成。至石晉劉昫。又因草述舊史增損成之。然以良吏次宦官。以節義次酷吏。以吳淑忠義。概之外戚。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是非失實。繁畧不均。比實錄又多所闕漏。所以不免遺後人之議也。

舊唐書爲趙瑩修

王鳴盛曰。吳縝進新唐書糾謬表云。唐室三百年。傳世二十帝。興衰之跡。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云云。案舊唐書向來皆云。出劉昫。宋刻每卷首列昫名。此乃以爲趙瑩。蓋此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成於晉出帝之開運。歷年宰輔。皆領其事。俱

以監修列銜。瑩於晉高祖時。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而吳縝因有趙瑩修舊唐書之語。

舊唐書稱李氏書

日知錄曰。舊唐書纂于劉昫。昫自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重文錯出。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舊唐書至本朝始列正史

簡明目録曰。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撰。自新唐書出。此書遂廢。



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昉之。以歐宋之短者亦不絕。實則互有短  
長。不容偏廢。本朝四庫校書。仰承  
睿鑒。以新舊二書。並校刊頒布。誠千古之至公。論史者無庸復贊  
一詞矣。

舊唐書得失總說

日知錄曰。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  
王鳴盛曰。曾公亮進新書表云。唐三百年治亂興衰。宜其粲然。  
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惟唐不著。  
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使明君

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動人  
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宋人之詆舊書如此。楊氏循吉曰。  
劉昫等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  
良者。無以加矣。奈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舊書湮蔑。君  
子不能無病。諸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可以新掩舊哉。吳兢  
韋述令狐峘。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劉昫等因三人舊文。爲書。郎  
舍相踵。既出。螻蚋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忽有改圖。  
殆不其然。楊氏此論。矯枉過正。今平心觀之。二書不分優劣。瑕瑜  
不掩。互有短長。咳餘叢攷曰。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



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尚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殊不成史體至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珣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闕入絕不檢點豈足成文字乎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陔餘叢考曰舊唐書武士讓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為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

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為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乃坐紹于纛下李邕遽請宣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為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云有功沒後中宗既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竇希城請以己官讓有功子愉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字皆謂元宗也竇威傳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



游上卽位累加尚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土番入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

舊唐書本朝皇朝之冊

陔餘叢攷曰。顧亭林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于後唐。後唐自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此亦曲爲之說。

舊唐書編訂之失

陔餘叢攷曰。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攷其事蹟實係一人。兩見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章安石下有章况。而傳中竟無况。章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章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



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王鳴盛曰。凡作史者。美惡必宜別卷。所以類族辨物。使薰蕕異器。閱者一覽可知。舊唐書不然。姚璿邪佞。乃與狄仁傑同傳。王及善杜景儉朱敬則皆屬清正。而以楊再思小人與之同卷。殊非其類。而趙涓李紆鄭雲達官非要重。又無大功大過。皆可不立傳。舊書皆入列傳。更爲煩冗。裴樞舊書附在裴遵慶傳。而與樞同死之獨孤損崔遠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皆并命於白馬驛者。惟展有傳。餘皆不見有傳。亦爲闕事。又宦官中無仇士良。此疏漏之甚者。

舊唐書目錄之誤

王鳴盛曰。舊書目錄脫誤者。如楊恭仁傳。恭仁之曾孫睿。睿校本作脊。傳同。此因相似而誤。高祖子虢王鳳。校本作元鳳。傳同。然新書亦無元字。則未見校本。必是良吏權懷恩傳下小字注叔祖萬紀四字。近本從宋本添。

舊唐書論贊之刪

王鳴盛曰。司馬氏於紀傳世家。每篇綴以評斷。此論體也。班氏因之。乃不稱論稱贊。范氏則每篇並用兩體。論無韻。贊有韻。而且整比其句。概作四言。范氏是也。以後史家多遵之。而舊書亦然。雖於



本事無益。然衍釋其義。諧之以韻。讀之覺文意顯暢。要自可存。新書。然廢之。殊為鹵莽。陔餘叢考曰。舊書紀傳後有論。尚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為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為得體。

新唐書總畧

簡明目錄曰。新唐書二百五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同撰。本紀表志修所定。列傳祁所定也。大旨以事增文。省求勝舊書。而事多採小說。文多成澀體。正在於此。

新唐書源流

書錄解題曰。新唐書二百五十五卷。宋史藝文志作二百五十五卷。其互異不可攷。初慶曆中。詔王堯臣張方中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歐陽修為紀志。宋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二百三十一。志三表四。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專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篇著之。宋公服其退遜。書書成于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傳無次。詳畧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春秋例。削去詔令。雖太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



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而抑亦以自表異耶。温公通鑑多据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為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唐史始置局時。其同僚約日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則固立于不善矣。然其名臣關國治亂者。如裴度陸贄魏徵傳。悉致其詳。則其有補亦不可掩。

新唐書宋歐修不同時

王鳴盛曰。吳縝新唐書糾謬自序云。唐書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

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亦知。傳有誤而紀不見。愚效二公修書。不相通知其實。乃本不同時也。考宋史宋祁傳言其修唐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又歐陽修傳於遷翰林學士。傳修唐書一段之下。卽繼之以知嘉祐二年貢舉云云。則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更證之以歐陽公年譜。逐年鑿鑿指出。至和元年甲午八月。戊申。詔公修唐書。嘉祐五年庚子。七月戊戌。上新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庚子推賞轉禮部侍郎。然則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



新唐書纂修諸人  
史策拾遺曰。方鎮百官表。出于梅堯臣。律呂五行志。出于劉義叟。列傳出于宋祁。而紀志則歐公成之。

新唐書得失總說

陔餘叢考曰。吳縝糾謬。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悞。然李泌子繁。嘗為泌著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若干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載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即舊書所載。其稍涉於纖且俚者。皆削而不書。則其立言有體。較之音

書南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卓識固不同矣。然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以及造語用字。極意避俗。如承天皇帝傳。以沒奈何為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為帥爾。徒以新巧去陳言。實不異卉犬篠駮之。謂子京於鄭餘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時人譏其不識時。何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之也。

新唐書增訂

陔餘叢考曰。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彊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遺。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



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繹崔縉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為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唐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而浩穢瑣屑之跡本紀中既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傳兩存觀傳所叙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王鳴盛曰循吏儒林諸吏游俠佞幸鴻籍乎長所立品目也各列傳中固已忠佞並著

愚智兼載矣而偏美偏惡抽出別題之後之作者或因或革隨事為名亦無不可新唐書又特變前例而別為一體凡方鎮之守臣節者既入之列傳矣其餘業驚自擅而猶稱庶為臣者則自名藩鎮傳而聚于酷吏以下蓋此輩皆未至於叛而近于叛者也故其位置如此至于惡之甚者為姦臣敢為悖亂者為叛臣稱兵犯上僭竊位號者為逆臣此皆初前史之所未有

新唐書尚新奇

因學紀聞曰新書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遵再稭矣出說文引虞書稭三百有六句李密傳赦庾之藏有時而錫出詩王赫斯怒鄭箋



斯音賜。盡也。其尚奇如此。陔餘叢考曰。新唐書有仿古逼肖者。如劉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叙戰功。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為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宰。肅凶。牝尊。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與元。感。崔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潛。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

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本原下筆不苟宜歐公服其功深也

新唐書不載詔命

日知錄曰。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為無識。王鳴盛曰。新書尚簡。其尤不滿意者。盡削詔令。不登。獨不思左史記言。右史記



動全削詔令是記動不記言也。簡明目錄曰唐代詔令多駢體長篇揆以史裁理難備載或以為新書病則非也。

新唐書好用韓柳文

趙氏翼曰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於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採摭不遺張巡傳則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文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一疏而於宗元傳載其貽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做賦一篇可見其於韓柳二公有癖嗜也。

新唐書求簡之病

王鳴盛曰新唐書本紀較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仿班范陳也夫文日趨繁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范陳之筆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邵遠平謂本紀出廬陵手自一二行幸除拜之外紀載寥寥是也又班紀每一帝各為一贊新唐紀每數帝共一贊未免矯枉過正矣。

新唐書重文不簡之處

日知錄曰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畧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大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



本傳及章籍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來濟與高智尉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不得謂之能簡矣。

新唐書簡而不明之處

日知錄曰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舊書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新書改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三字

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舊書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新書改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又曰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止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子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于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又曰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困人以難記



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令改曰年頭月尾。屬對雖工而義不通矣。

新唐書編訂之失

陔餘叢考曰。新書李渤裴濟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等五王之前。此新書編訂之失。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官者。皆于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道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凝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

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白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以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瓌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人。與則肅宗時為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另立一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為唐名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倫。

新唐書書執之混



趙紹祖曰。新書十一月癸丑。行軍總管趙慈景攻蒲州。隋刺史堯君素拒戰。執慈景。案長廣公主傳。慈景討堯君素戰死。贈秦州刺史。諡曰忠。似不當僅書執也。今攷新紀書執之例。甚不一。如武德二年十一月。竇建德陷黎州。執淮安王神通。總管李世積。四年四月。突厥寇并州。執漢陽郡王瓌。此皆後得生還者。宜書執矣。至如慈景。與二年四月。王世充陷伊州。執總管張善相。四年十月。劉黑闥陷瀛州。執刺史盧士叡。皆死。義之士而僅書執書法。已為不倫。乃至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陷陳留郡。執太守郭納。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以降賊之叛臣而亦與死。

義之士一例並書。竟不能測其命意之所在。豈非外哉。新舊唐書互證

新唐書書死之漏

吳廷珍曰。高祖紀。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按呂子臧傳。同時死者。又有馬元規。而不得載名於紀。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新書糾繆趙紹祖曰。攷唐書死事者。新紀所漏甚多。如是年九月。失載劉感之死。見感本傳。二年。失載李公逸善行之死。見李育德傳。貞觀十七年。失載權萬紀。章文振之死。見萬紀本傳。二十二年十二月。失載郭孝恪之死。見孝恪本傳。永徽元年十二月。失載謝法興之死。見南蠻傳。龍朔二年。失載來濟之死。見濟本



傳萬歲通天元年。失載許欽寂之死。見許紹傳。景龍二年十一月。失載呂守素之死。見郭震傳。開元二年十月。失載王海賓之死。見王忠嗣傳。天寶十四年十二月。失載務非守瑜之死。見安祿山傳。至德元載十一月。失載李暉李系之死。見史思明傳。凡此皆忠義之當書死之者。

新唐書目錄脫誤

王鳴盛曰。新書目錄。后妃傳下。宣懿章太后下。注尚恭宋若昭。恭當作宮。又十一宗諸子傳。自奉天皇帝琮以下。凡三十八人。此內有有事跡者。有無事跡者。攷之傳中。人數衆多。或見于目。或不見。

於目。知目。乃隨手開列。參錯不可據也。儒學傳下。啖助。下。應添趙匡。陸質。小字。旁注。

新唐書附傳

錢大昕曰。柳澤舊書附其尊祖。新書反以尊附澤。并附從祖。範。爽。夫史家之有附傳。年代以後。從前親屬。以卑附尊。斯為得之。澤仕開元。而範。爽。乃太宗高宗時臣。先後殊乘刺矣。新書攷異。

新唐書叙鄉貫

錢大昕曰。列傳名字下。例書某州縣人。其無攷者。傳首亦言之。如衛伯玉。宋申錫。高銜。傳云。史失其何所人。鄭薰。傳云。亡鄉里。世系。



是也。而劉知幾、元結、韓全義、劉栖楚、韋表微、李翱、王璠、裴坦、鄭祭、孫俚、蕭穎士、柳并、皇甫冉諸人傳皆闕之。結傳載自釋一篇。述族望鄉里甚詳。不書可也。知幾傳叙其撰家史云云。不書亦可也。若全義諸人。鄉里既無可攷。當依衛伯玉諸傳之例。方合史法。

新唐書立蕃將宗室宰相傳

趙紹祖曰。案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蕃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亘其間。終非史法。但以類相從。彙而叙之可也。况宗室之相不盡入。如知柔附宗室傳。李麟李宗閔在列傳。李林甫在姦臣傳。而蕃將之別傳者尤多乎。

新唐書立沙陀傳

錢大昕曰。新史以國昌文子之故。特立沙陀傳。然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天下。當從魏晉宣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高祖高宗獨書字

王鳴盛曰。舊紀各帝皆無字。而新書於高祖高宗二帝獨書其字。但二十帝之中。只此二帝有字。反覺不倫。攷前史馬班於漢紀。惟高帝書字。而無諱。餘則諱與字皆不書。馬班漢臣故也。餘史則皆書諱書字。舊唐之無字。以其無攷耳。新書獨書兩帝字。則自亂其



例矣。

太真祿山書法

王鳴盛曰。新紀於貴妃楊氏。去其姓稱太真。殊屬無義。舊紀云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太真乃其號。今日太真妃似妃號。有此稱者。亦非。開元二十八年。當如新紀書以壽王妃楊氏為道士號太真。四載當如舊紀而小變其文云。冊楊氏太真為貴妃。又新紀安祿山忽稱姓。忽不稱姓。皆非史法。

沈既濟論武后書法

日知錄曰。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

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畧。年辰崩塋。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諸武不書姓

王鳴盛曰。舊書於武后紀。凡諸武如攸暨攸凝。三思承嗣。懿宗延秀之類。多不書姓。其意若以草唐命改國號。周則武為國姓。故不書姓。以紀實也。新紀無不書姓者。凡史家之例。於宗室則不書姓。當從舊書不書武姓。以著其篡位之實。然新書太宗紀於宗室或



書姓或不書姓其例本亂見吳縝新書糾謬第十五卷不獨武后紀失之

李泌傳據其家傳

王鳴盛曰舊書李泌傳深貶泌之挾左道絕無美詞而新傳大有褒許與舊書絕異觀其論贊則知新傳所據者其子敏所作家傳也

王通無傳

王鳴盛曰邵氏遠平曰王通擬經宋儒譏其僭然正學蓋無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豈出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下乃隋

史既逸其傳唐書又不補入殊屬闕然

蕭瑀書蹟

趙紹祖曰高祖紀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案前乎此者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後乎此者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皆隋人隋官而不書隋獨蕭瑀加一隋字不知書法之意何在

韓愈論宮市遭貶

洪氏邁曰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史皆以論宮市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



見民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宮市明甚容齋隨筆

姚崇十事要說

王鳴盛曰新書姚崇傳載其以十事要說元宗而不見於舊書本傳本紀亦無之楊慎丹鉛總錄第十卷乃言舊書與新書同載此一事而新遠不如舊歐為宋一代文人劉昫乃五代不以文名者然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截晦澀事既多枉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此下又見載二書之文據彼所指以為舊唐書文者今舊書紀傳皆不見而所指以為新唐書文者則良是實為可怪釋其詞新不如舊誠然無如其非

舊書文何也必楊氏偶見他書載之而誤記耳

武后所制字

吳廷珍曰皇后傳則天武皇后作聖丙聖②③○風惡風鳳華市十有二文案集韻丙作丙④作囙鳳作鳳外又有人作至授作楨初作國生作囙國作囙聖作聖證作益共十九字然則不止十二文也

新唐書音注

王鳴盛曰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唐書之竄革董衝法吾無取焉考董衝新唐書釋音二十五卷汲古閣刻本無明南監板有此出



宋人手便覺空疎。誠如胡說不及何趙晉書注。其實萃注則亡矣。羅泌路史國名紀第四卷辨萊蕪縣地名。餘論第十卷論濟水各引竇莘說一條。殆卽唐書注文。又戰國策高誘本宋刻第二十一卷趙策盡歸中山之新壘。無名氏校注云。新唐史集韻皆云武后所製字。竇莘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戰國策抑別有所據。

新唐書糾繆

簡明目錄曰。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宋吳縝撰。分二十門。所駁凡四百餘事。雖未免有意吹求。然亦多中其失。世所行本多佚脫倒亂。今以南宋槧本校補著錄焉。王鳴盛曰。吳縝自序云。此書訛文

謬事。歷歷具存。于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他書校之。則穿穴破碎。當不止此。愚謂只就一部書中揅求。與自言寡聞。固矣。然且不必論其廣以他書校否也。是并舊書亦絕不一參對。為太省事耳。其指摘却亦有精當處。

新舊唐書優劣

王鳴盛曰。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

。。舊五代史總畧



趙氏翼曰。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乃後人總括之名也。七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監修者。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為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皆本各朝實錄。為稿。此官修之史也。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後。熙寧五年。詔求其書。刊行。於是薛歐二史。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止用歐史。於是薛史漸湮。惟前明永樂大典。多載其遺文。然已割裂淆亂。非薛史篇第之舊。恭逢我皇上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其缺逸者。則採

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薛史復為完書。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數。今覆而按之。雖文筆迥不逮歐史。然事實較詳。蓋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本不可相無。以四五百年久晦之書。一旦復出。俾考古者得參互核訂。所以嘉惠後學。誠非淺鮮也。

舊五代史多本實錄

王鳴盛曰。薛史本之實錄者。居多。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後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隱帝。周太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記宋全忠為唐昭宗繫鞵事。而云



梁祖在位正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鞅事。耻而不書。然則梁太祖實錄。禹備固見之。薛居正又在禹備之前。五代實錄。蓋盡見之。均帝者。即梁末帝。均王友貞也。今薛史梁紀。亦無繫鞅事。可見其據實錄矣。

舊五代史得失

簡明目録曰。舊五代史。自立新史於學官。其書遂漸散佚。然新史惟主褒貶。事迹始末。究不及舊書之賅備也。趙氏翼曰。舊史全據各朝實錄。而不復參攷事之真偽。此歐史之所以作也。新五代史總畧。

簡明目録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大旨以春秋書法為宗。譬之三傳。薛近左氏。而歐近公穀。不必執彼廢此。亦不必執此廢彼也。舊有徐無黨注。至為淺陋。原本所載。今亦始存焉。書録解題曰。初歐公以薛書繁猥。失實。刪為七十四卷。藏于家。公沒後。朝廷取以刊布。李方叔謂公學春秋于胡瑗。孫夔故褒貶謹嚴。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過也。然削諸國之事。太過。以朱梁為正統。與錢惟演不令為吳越王。博多誤。恐不無遺議也。

新五代史列于正史

陔餘叢攷曰。宋金時。五代史尚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



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于正史自章宗始也

新五代史得失總說

陳師錫曰新五代史歐公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跡實錄詳於書紀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于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五代史序孔歐孟曰舊五代史成於薛居正文體劣弱歐陽公一削其蕪伶官義兒獨創為傳其卓識有過人者但筆法謹嚴叙事疎畧司天職方二攷又為未成之書

新五代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趙氏翼曰歐史雖多據薛史舊本然采證極博不專恃薛本也宋初薛史雖成而各朝實錄具在觀通鑑考異尚引梁太祖唐莊宗實錄則歐公時尚在可知也歐史郭崇韜傳贊云余讀梁宣祗則實錄之外又有宣祗等故籍皆不遺也劉昫之舊唐書修成亦未久其所援摭底本方籍以修新唐書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資攷訂至宋初諸臣記五代事者尤多按宋史范質嘗述朱梁至周為通鑑六十五卷王溥亦采宋梁至周為五代會要共三十卷王子融集五代事為唐餘錄六十卷路振採五代九國君臣事跡作世家列傳鄭向以五代亂亡史多闕漏著開皇紀三十卷此外



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穎運歷圖。見於宋藝文志。及晁公武讀書志者。皆在歐公之前。足資攷訂。其出自各國之書。如錢儼之吳越備史。備史遺事。湯悅之江南錄。徐鉉之吳錄。王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又皆流布。而徐無黨注中所引証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五代春秋。鑑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又皆歐所參用者。蓋薛史第據各朝實錄。故成之易。而記載或有沿襲失實之處。歐史博采羣言。旁參互証。則真偽見。而是非得。其真故所書事實。所紀日月。多有與舊史不合者。卷帙雖不及薛史之半。而訂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稱良史也。

新五代史體例

趙氏翼曰。薛史梁祖紀。開首卽以帝稱之。歐史則先稱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蓋薛則仿宋齊梁陳書之例。歐則仿史記之例也。薛史於各國僭大號者。立僭偽傳。其不僭號而自傳子孫者。立世襲傳。歐則概列爲世家。亦仿史記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書于本紀。幾同腐爛朝報。歐史則但書除拜宰相及樞密使。其餘不書。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頻仍。惟梁唐創業各三十餘年。故其臣有始終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歷



仕數朝。薛史則以死于某朝者。卽入于某朝傳內。如張全義。未友謙。袁象先等。事跡多在梁朝。而編入唐書。楊思權。佐唐廢帝。篡位。而編入晉書。馮道。歷唐晉漢周。皆爲相。而編入周書。歐史則以專仕一朝者。係于某朝。歷仕數朝者。則另爲雜傳。以叙其歷宦之跡。此又創例之最得者。

新五代史錯綜非是

王鳴盛曰。史家自班范。斷代爲史。體裁已定。準情酌理。百世不可易也。陳氏志三國。逐國各斷。未嘗并合。則南北史亦宜逐朝各斷。而李延壽乃合之。紀爲一類。傳爲一類。已屬非是。又于傳之中。取

各朝后妃。總叙在前。餘仍以各朝爲分限。間又於其中以一家兄弟子姓。分仕各朝者。彙聚一處。此兩種新例。尤謬中之謬。延壽勦襲各書。直同鈔胥。未嘗自吐一語。聊以穿聯撮合。見長。其實南北諸朝。各自爲代。何可合也。薛居正五代史。功矯延壽之失。梁唐晉漢周。仍各自爲一書。極是。乃歐陽永叔五代史記。又大反故轍。各帝紀總叙在前。次將各代后妃皇子。類叙爲家人傳。次將專仕於一代者。類叙爲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次死節傳。次死事傳。次一行傳。次唐六臣傳。次義兒傳。次伶官傳。次宦者傳。然後將歷事累朝者。臚列爲雜傳。又其次爲司天職方二考。又其次爲世家。



又其次為世家年譜。又其次為四夷附錄。乍觀之。壁壘一新。五花八門。徐思之。五代各自為代。乃錯綜紀載。若合為一代者。然此何說乎。其所以錯綜紀載。豈非欲效史記乎。史記意在行文。不在記事。况上下數千年。貫串數十代。自不能斷代為之。若五代仍薛史舊規可矣。何必改作。

新五代史名號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以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

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龔已稱漢。而劉昫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畧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為文。要于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五代史注

新五代史書法

趙氏翼曰。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



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曰克。如龐師古克徐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劉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爲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唐莊宗紀立劉氏爲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

新五代史學史記

楊慎修曰。六一公五代史十國世家序。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日。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

新五代史法春秋

王鳴盛曰。歐不但學史記。并往往自負法春秋。愚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豈可妄效。

新五代史喜采小說



王鳴盛曰。何義門謂歐公五代史喜取小說。不如薛史多本之實錄。愚謂實錄與小說互有短長。去取之際。貴攷核斟酌。不可偏執。如歐史濫兒全昱傳。載其飲博。取散于擊盆。呼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滅唐三百年社稷。將見汝赤族云云。據禹偁謂梁史全昱傳。但言其朴野。常呼帝爲三。諱博戲事。所謂梁史者。正指梁太祖實錄。今薛史全昱傳。亦不載博戲詆斥之語。歐公采小說補入。最妙。

新五代史傳贊不苟

趙氏翼曰。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於張承業傳。則極論宦官之禍。而推明郭崇韜之死。由于宦官之譖。使崇韜不死。其所將征蜀

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莊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禍本。歸獄貂璫。可謂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張文蔚等。押傳國寶。遜位于梁。此事與朋黨何涉。而傳贊忽謂此時君子盡去。小人滿朝。故其視亡國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盡去者。皆朋黨之說中之也。蓋宋仁宗時。朝右黨論大興。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發端。警切時事。不覺其大聲疾呼也。至晉出帝紀贊。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謂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當時以爲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于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古雖出繼爲人後。未



十一 史記卷七  
有絕其本生而不稱父母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于晉家人傳贊，又反覆申明之。則以當時濮議紛紜，朝臣皆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爲伯。歐公與韓琦等獨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禮也。可見歐史無一字苟作。

新五代史論贊失體

王鳴盛曰：新五代史論贊不云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領之，已爲可怪。乃梁末帝竟無論贊意，以末帝無大劣跡，蒙父餘孽爲強敵所滅，故置不論。唐莊宗晉高祖周太祖亦無論贊，則更不可解。書愍帝廢帝共一紀，而論贊獨論安重誨之死，與愍帝之見弑。若廢帝之得失不及一語，亦失體。

死節死事

按歐陽公曰：吾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作死節傳，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作死事傳，今案死節三人：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周世宗實錄雖載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觀世宗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其死節自見死事十五人：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其五人不能立傳者。



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于本紀而已。王鳴盛曰：歐公作王彥章畫像記，褒之不遺餘力，而五代史又為特立一死節之目，共只三人。彥章冠之在彥章，差不愧，而史建塘與父敬思皆捐軀盡忠，應入死節，否亦宜在死事，而歐史但入唐臣。匡翰仕唐，又仕晉，應入雜傳，乃薛史各傳，而歐附建塘傳，則又亂矣。卽元行欽、桑維翰亦死事也，而但為唐臣。晉臣立例太多，則不能不亂。王得中為北漢使，契丹被獲于周，不以情告，世宗殺之，卓然死節，詳見通鑑，而二史皆遺之，何哉。

不立韓通傳

陔餘叢考曰：韓通忠義，不為立傳，或為本朝諱也。困學紀聞曰：宋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按歐史不立通傳，蓋通歷事數朝，入周臣傳，則失其實，入雜傳，曷旌其忠，然則不傳正所以傳之也。

義兒不當別目

王鳴盛曰：歐公既以純乎一朝者為梁臣、唐臣、晉臣、漢臣、周臣傳，仕各朝者為雜傳，乃李嗣昭等八人別目為義兒，作一卷，多立名



色體例糾紛。其實嗣昭等本可以唐臣傳而五代養子甚多。不獨唐有何為標異之。

唐六臣傳

困學紀聞曰。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勸懲深矣。此皆歐公得春秋之遺意也。

職方考中有表

王鳴盛曰。歐公改志作考。而職方考。每行分六格。橫列之。即表也。第一行第一格書州字。下五格書五代名。第二行以下第一格皆

州名。下五格。每代有者書有。無者空。始置者書有。而小字注某帝。置為都者書都。在他國者書他國。名本有而後入他國者。先書有。而又書他國名。先有而後廢者。先書有。而小字注罷軍。罷州存者。注罷軍。都罷者。注罷都軍。名改易者。有字不注軍名。梁之州多有。先書有。又書唐書。若澤潞直書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暫不足以為有也。顧亭林以削梁號譏之。失核。

五代土地

王鳴盛曰。五代土地。梁為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為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



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為最小唐起雁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為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而地尚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為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遠戰河北山前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為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觀歐職方考自明此考雖簡畧然提綱絜領洗眉刷目此則歐公筆力非薛史所能及

五代人才

楊慎修曰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定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詞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天福當為天復

王鳴盛曰歐史錢鏐世家昭宗天福二年封鏐越王按天福石晉年號此當為天復十國年譜於丁卯年梁開平元年第四格書蜀王建所稱之號亦誤以天復為天福此皆因音近而誤

違命侯



袁氏文曰。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日久。封以違命侯。歐  
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  
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  
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龔鼎

俗字俗語

王鳴盛曰。新五代史用俗字俗語。如晉高祖紀。明宗戰胡虜。套  
字始見于此。李崧傳。晉高祖謂崧曰。汝造浮屠。爲我合尖。尖字已  
見北史第四十三卷。郭祚傳。四十九卷。侯深等傳。而又見於此。廣  
韻在下平聲。二。四。鹽。又道德經卷一。揣而銳之。王弼注。揣。末令

尖。又銳之。然說文無此字。漢高祖紀。耶律德光謂曰。此軍甚操刺。  
今人以雄猛爲插刺。當卽此意。又契丹賜以木枒。今人呼老人  
所用杖。音如夫卦之夫。作此字。史文惟見于此。唐臣任圜傳。崔勣  
號沒字禪。雜安叔干傳。叔干亦號沒字禪。此等皆當時俚俗語。

五代史記纂誤

簡明目錄曰。五代史記纂誤三卷。朱吳縝撰。原本久佚。今四庫全  
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晁公武讀書志。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所存惟  
一百一十二事。然已見其大概矣。按司馬溫公通鑑攷異。証歐  
史錯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此書皆不及之。特証其字之



脫錯而已

宋遼金三史總畧

趙氏翼曰元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等修遼宋金三史托克托

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或以遼立國在

宋先欲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

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詔宋遼金各為一史于是據以編排為

宋遼金三史焉

宋遼金三史各有舊本

趙氏翼曰遼史在遼時已有耶律儼本在金時又有陳大任本此

遼史舊本也金亡後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後據以修史此

金史舊本也宋亡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

遂以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貯國史院此宋史舊本也

宋遼金三史修輯非一次

趙氏翼曰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相耶律

鐸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尋又詔史天澤亦監修其金朝衛紹王

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及宋

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此元世祖時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

阿魯圖托克托等進遼史表云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



詳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于遼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  
史于先王鶚采金事于後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  
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載定之勳尋奉纂修之旨可見元世祖  
時三史俱已修訂而元史托克托傳并謂延祐天曆間又屢詔修  
之則不惟修之于世祖時而世祖後又頻有修輯矣

宋遼金三史纂修非一人

咳餘叢攷曰宋遼金三史皆元時所修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  
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  
皆總裁三史皆思誠則第總裁遼史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李

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  
綱目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  
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為總裁官今宋史卷首進表尚係阿魯  
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為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  
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  
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曷陳釋會也金史六人沙刺班王理伯顏  
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  
彛宋襲王思誠于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  
闕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嘉吳當危素也



宋遼金三史成書最速

廖蒙叢攷曰。宋遼金三史。卷帙繁多。時日極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即告成。以如許卷帙。成于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攷訂。故凡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抵牾也。

宋遼金三史重修

趙氏翼曰。宋史繁蕪。遼金二史。又多缺畧。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統中。其孫叙思繼先志。乃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嘉靖中。廷議

更修宋史。以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其修成者。惟柯維騏合三史為一史。以宋為主而遼金附之。并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頗嚴。二十年始成名曰宋史新編。又祥符王維儉字損仲。嘗苦宋史蕪穢。手自刪定。為一書。是二人者。皆嘗修成矣。然維騏本未及梓行。維儉之書。據列朝詩序。謂損仲家圖籍。已沉于汴梁之水。今時代愈遠。宋金書籍。可資攷訂者。流傳益少。雖有志纂輯。亦無從下手矣。

宋史總畧

續文獻通攷曰。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



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元至正二年。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同  
史臣纂修。簡明目録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大  
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故疎舛蕪漫。僕數難窮。卽遼  
金國語。托克托非不能解。亦不一核視。致煩  
聖朝之改譯。卽他可知矣。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  
終無以相勝。故考宋史者。仍依據正史焉。

宋史得失總說

檀氏萃曰。宋史雖元臣阿魯圖脫脫等總裁監修。而實出于歐陽  
圭齋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其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盡出于大  
公。蓋自洛蜀黨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門戶之見。錮於人心者深。故  
比同者多爲掩飾之言。而離異者未免指摘之過。而又衆手雷同。  
以宋人淺薄之文筆行之。宜其去十七史霄壤也。檀策 楊慎修  
曰。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  
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互見者。由于修  
之者非一人。故不覺其繁蕪特甚也。孔歐孟曰。宋史失之太繁。  
然南宋以後。文苑僅載數人。循吏竟至缺如。是仍失之畧矣。

宋史進書表





日知錄曰。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楊慎修曰。宋史表首稱阿魯圖。其實歐陽元之筆也。

宋史多國史原本

趙氏翼曰。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槩祇就宋舊本。稍為排次。今其跡有可推見者。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

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方技傳序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伎傳。今去二志。獨存方伎。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概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傳贊云。今史所載。論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抵牾者。則闕疑以俟。此可見元人就宋舊史。另為編訂之跡也。

宋史立傳太多

陔餘叢考曰。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過仍其舊官。毫無



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為五代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五代尙有事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概入之列傳。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冊乎！况辭懷讓等，并未仕于宋而入之宋史乎。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趙氏翼曰：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羌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朵擊之死。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為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今尚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為宋末一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疎也。

宋史叙事不明

陔餘叢考曰：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為其事，而不相同者，如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以之功矣。夏竦之賜諡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畧不及敞，敞傳亦畧不及光，竟似一人所駁矣。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



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審訂之失

陔餘叢攷曰一撒離喝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一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為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又一百第六卷既有李熙靖常州晉陵人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是一人也。而竟重出。何其漫無審訂。若此。

宋史是非之誣

陔餘叢攷曰宋史列傳多有抄撮舊文。如王旦傳全取王文正公遺事一書。李綱傳全據靖康傳信錄。詮次成篇。以致是非錯誣莫

得其實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于世者甚多。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不及考訂真偽。但據其書抄撮為文。成何信史乎。

宋史改字之謬

日知錄曰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口兵大起口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昂為口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口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又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至以金鹵為金敵。惟胡銓二書不改。

遼史總畧



續文獻通攷曰。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卷。元脫脫等同修。簡明目錄曰。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托克托修史之時。無可攷証。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紀。以成是書。故頗傷疎畧。惟國語解一卷。仿古人音義之意。其例甚善。而訛舛亦多。今四庫全書欽定。睿裁與金元二史國語解均爲改譯。謹並以新本著錄。俾不失真焉。

遼史源流得失總說

陔餘叢攷曰。遼史最爲簡畧。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哀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遼輦以來。至重熙共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編遼上世事跡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



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成書。而多出于興宗以後之追述。故紀載極爲簡畧。又金時黨懷英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修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

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初修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孔歐孟曰。遼史失之太簡。然豐州之戰。康保裔之擒。亦有可證。宋史疏誤者。

遼史立表最善

趙氏翼曰。遼史最簡畧。二百年人物列傳。僅百餘篇。其脫漏必多矣。然其體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則傳自可少。如皇子皇族外戚之類。有功罪大者。自當另爲立傳。其餘則傳之不勝傳。若必一一傳之。此史之所以繁也。惟列之於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亦附書焉。實足省無限筆墨。又如內而各部族。外而



各屬國亦列之于表。凡朝貢叛服征討勝負之事皆附書其中。又省却多少外國等傳。故遼史列傳雖少而三代之事迹亦畧備。惟與宋和戰交際之事則書于本紀而不復立表。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于屬國表。宋則隣國不便列入也。然金史特立交聘表。凡與宋交涉之事一覽瞭如。遼史雖舊無底本。而元人修史時既于金史立此表。而遼史無之。此又修史諸人之失也。

遼史與宋史不合處

日知錄曰。宋史富弼傳。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朝廷竟以納字與之。而遼史乃以宋之歲幣稱貢。劉六符傳及耶律仁先傳

皆同。二史皆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該餘叢攷曰。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皆南北傳聞之訛。而未審訂者也。

遼史與金史不合處

該餘叢攷曰。遼史張穀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穀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



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遼史編次失檢處

該餘叢攷曰。遼史於本國興兵之事。自稱曰遼兵。曰遼軍。反似他國紀載者。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畧可見矣。又蕭塔刺葛。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世宗穆宗時人。乃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之失檢也。

重文原文

日知錄曰。遼史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總畧

續文獻通攷曰。金史本紀二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元臣脫脫同修。簡明目録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撰。金一代典制修明。圖籍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輯。故是書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彰承修者明乎史裁體例。亦爲嚴整。舊本三十三卷。有闕文。今以內府所藏元刻校補。仍爲完帙。

金史源流

趙氏翼曰。按完顏昺及宗翰傳。文直初無文字。祖宗時並無紀錄。



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先世遺事。太宗天會六年。命勗與邪律迪延掌國史。勗等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又曰某水某鄉某村。以識別之。至與契丹往來。及征戰之事。中多詐謀詭計。悉無所隱。故所紀咸得其實云。咳餘叢攷曰。金史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執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實詳。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也。

金史得失

日知錄曰。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咳餘叢攷曰。金史文筆最簡潔。徵文攷獻較宋遼二史為最優。

金史體例

趙氏翼曰。金史體例亦有可議者。本紀之前。先列世紀。叙世祖以下世次。及締造功業。而本紀後。又有世紀。補則叙熙宗。父宗峻。世宗。父宗輔。章宗。父允恭。皆以子登極。追尊為帝者也。此等追尊之



帝本宜各爲一傳。冠于列傳之首。如元史睿宗裕宗顯宗順宗明  
史與宗睿宗之例最合體裁。金史以太祖以前十一君皆係追諡  
之帝。已入世紀。此三人亦係追諡之帝。不便入列傳。故又爲世紀  
補附于本紀之後。亦例之特創者也。

金史編次失檢

陔餘叢考曰。慶山奴即承立也。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  
似兩人。又張覺既列于逆臣傳矣。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  
節。恩禮交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于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  
又韓慶民盡節于遼。其妻又盡節于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  
入金史。此皆編次之失檢也。

金史編輯疎漏

陔餘叢考曰。按宋史岳飛劉琦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  
如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于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于東。韓  
常陳于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  
韓常軍于昭關。金史宗弼等傳亦錯見其事。又高福昌傳許州都  
統韓常用法嚴。遣吏送囚于汴。或道亡。監吏懼法。乃盡殺之以滅  
口。則韓常者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  
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疎漏也。



金史氏名不畫一

趙氏翼曰。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末云。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女直語本無正字也。故流傳于宋。往往記載互異。至金史一朝之書。則纂修者應各傳彼此。校訂以歸畫一。乃一撤離喝也。熙宗紀作撤離合。睿宗紀作撤離喝。一合達蒲阿也。本傳作合達蒲阿。訛可傳又作合打蒲阿。一阿忽帶也。馮璧傳作阿虎帶。訛可傳又作阿祿帶。其下又云阿魯帶。一撤合輦也。一傳中忽作撤合輦。忽作撤曷輦。紇石烈執中。即胡沙虎也。乃紀傳忽而紇石烈執中。忽而胡沙虎。忽而紇石烈。胡沙虎。內族承立。即慶山奴也。乃本傳忽而慶山奴。忽而承立。蒲察琦。即仁卿也。乃本傳忽而蒲察琦。忽而仁卿。此皆修史時倉猝成書。不暇刊正。故多歧誤也。

海陵諸子傳贊援引失當

日知錄曰。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吸此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亦可得乎。似為失當。

承麟稱末帝與宋二王不同

日知錄曰。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知元修三史。初非一以之筆。

元史總畧



蔡方炳曰元史明宋濂王禕裁定。簡明目録曰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撰其書倉卒而成。最爲草畧。碑誌之語。案牘之文。往往不及。修改順帝時事。雖經採補。亦復不詳。太祖嘗令解縉改修書。竟不成。故至今仍以是書列爲正史。

元史源流

趙氏翼曰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跡。是以記載參差。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于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至元十年又敕翰

林院採集累朝事跡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録。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即尚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宗世祖實録。帝曰忽都魯述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爲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睿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日月亦先後差悞。此可見事後追述之外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聞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遺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合案



金史世紀叙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叙寧端義兒以下。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卽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觀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字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略議之也。

### 元史二次修成

日知錄曰。元史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薛。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無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三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諱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璜。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



免於疎忽之咎矣。該餘叢攷曰。元史凡兩次修成。今三十三卷以前。當是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兼時日迫促。故疎誤尤多也。

元史得失總說

檀氏萃曰。明初宋濂王禕等奉詔裁定元史。其時所徵隱逸之士。與史館者多能文知名。而其為書更劣于宋。一人而彼此立傳。重複貽譏。諸志直同胥鈔。胥吏文移俗言謠字。盡沿原本。不加改正。何以宋王大手筆為之總裁。鐵崖諸公偉麗鴻博之才。咸分史席。而製作乃若此哉。蓋由告竣期促。一朝之典故。僅六月而成。書宜其外謬滋甚也。

元史編次之失

該餘叢攷曰。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即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

元史重複之多

該餘叢攷曰。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



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嘗言之。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叙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此皆一人一事。而重複若此。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一班珠昆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班尤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巴圖魯也。乃而製作。乃若此哉。蓋由告竣期促。一朝之典故。僅六月而成。書宜其外謬滋甚也。

元史編次之失

陔餘叢考曰。元史列傳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即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

元史重複之多

陔餘叢考曰。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三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



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嘗言之。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叙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牀兀兒傳。至大二年受封。尙容郡王。武宗紀。則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而仁宗紀。延祐三年。復載此事。此皆一人一事。而重複若此。又如一乃蠻酋長也。太祖本紀。作太陽可汗塔塔統阿傳。又作太敷可汗。一博爾忽也。本紀作博羅渾。本傳作博爾忽。一班珠尼河也。本紀作班珠尼河。速哥傳。又作班尤居河。一篤列河也。雪不台傳。作篤列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稱。卽今國語所謂巴圖魯也。乃

史天澤。趙阿哥潘等傳。則曰拔都。拜延傳。則曰八都魯。阿尤魯。及苦徹傳。則又曰拔都兒。亦何其不畫一也。

元史俚俗

咳餘叢攷曰。元史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極爲鄙俚。有曰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成何文理。昔宋子京修唐書。凡唐時四六奏疏。悉改爲散文。意欲變今從古。固屬好高之過。乃宋景濂等修史時。于此等詔詞。不稍加潤色。竟以之編入本紀。母乃太草率耶。抑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耶。



元史外傳

日知錄曰。元史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又諸志皆案牘之文。竝無鎔范。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之稱謂也。

元史追書之善

日知錄曰。順帝紀。大明兵取大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元史預書之誤

日知錄曰。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為州者。誤。

元國號始用文義

趙氏翼曰。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亦以據成都起事也。竇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號。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鮮萬奴據遼東。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  
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止。  
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註。之。而。本。紀。志。表  
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王。書。任。志。書。廷。敬。任  
王。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  
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鵠。張  
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  
趙。氏。翼。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畧。宋。史。繁。蕪。元

喀。餘。叢。攷。曰。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于。北。邊。後。絕。衰  
滅。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元。建。國。號  
之。由。而。本。紀。不。載。亦。屬。疎。漏。按。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卽。珙。所。稱。蒙  
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捷。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  
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

蒙古

○○○明史總畧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乾  
尚。未。就。鴻。緒。又。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止。  
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鴻。緒。傳。稿。成。表。註。之。而。本。紀。志。表  
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王。書。任。志。書。廷。敬。任  
王。書。總。裁。其。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為  
完。善。者。蓋。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鵠。張  
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叙。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  
趙。氏。翼。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畧。宋。史。繁。蕪。元



陸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明史得失總說

趙氏翼曰。明史修于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靡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于宋。晉書之修于唐。徒據舊人紀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攷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于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遺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詳畧既協于中。褒貶亦盡乎善。蓋真上繼麟

經之法。為萬世之則者矣。

明史多附書

趙氏翼曰。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為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李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于冗。此史家翦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人。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叙于趙普勝等傳後。正統中死土本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叙于曹鼎等傳後。正



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叙于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伯人。則類叙于何孟春等傳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叙于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備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濤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革除錄忠賢奇秘錄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雖不可知。然皆附于殉節諸賢傳後。所謂與其過而去之毋若過而存之。又見修史者之用意也。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傳

陸餘叢攷曰。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

皆附于此人之後。明史則不然。如周瑄與其子金。耿九疇與其子裕。李遂與其子材。陳以勤與其子于陞。鄭曉與其子履仁。王忬與其子世貞。世懋。劉顯與其子挺。皆父子也。而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了然。此亦作史善法。又如馬思聰有傳。而其子明衡。反附于鄧繼曾傳後。以明衡與繼曾同諫。昭聖太后傳免朝賀一事。同獲罪也。瞿景淳之子汝璣。汝鏡。附景淳傳後。而汝說子式邦。又另立傳。與何騰蛟同卷。則以式邦與騰蛟皆明末一大關係之人也。而張居正傳後。乃又附其曾孫同敞。馬芳傳亦附其子林及孫燿。似乎自變其例。然此蓋有意附之以見居正之有



賢子孫而馬氏則三世皆死國難也

明史多載原文

陔餘叢考曰明史于諸臣奏議凡以于當時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之劾劉瑾也沈鍊楊繼盛之劾嚴嵩也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之劾張居正也楊漣之劾魏忠賢也皆載其全文不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毛澄等之主考孝宗者張璠桂萼方獻夫等之主考興獻王者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參觀而是非自見此外如李善長傳未載王國用為善長訟冤一疏以見善長被誅之枉于謙傳未載成化中復官賜祭告詞

以見謙被害之冤能延弼傳未載韓爌請給其首歸葬一疏文情愷切議論公平廷弼功罪於此而定更非漫焉抄入者此可以見作史者之用意也至如擴廓傳載蔡子英上明太祖一書方國珍傳載詹鼎代作乞降一表明昇傳載楊璟論降一書則又以其文有先秦西漢之風而並存之閱者細心讀之可以知去取之當矣

大禮之議

趙氏翼曰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為世宗世宗即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朱漢王故事授尚書毛澄曰是可



為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瑄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于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因連駁禮官議。廷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于是席書等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

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摠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于毛澄等列傳。既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瑄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于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為萬世法矣。

三案

趙氏翼曰。萬曆中。鄭貴妃專寵。光宗雖為皇長子。而儲位未定。朝



臣多疑貴妃欲立己子福王。四十三年五月四日。忽有人持棗木  
挺入慈慶宮。光宗為太子時所居擊傷門者。至前殿為內侍所執。皇太子奏  
聞。巡城御史劉廷元訊其人名張差。語無倫次。狀似瘋癲。移刑部  
郎中胡士相等。遂欲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案。密訊其人名  
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一老公。至一大宅。亦係老公家。教  
以遇人輒打死之案。錄其語。明日刑部又覆訊。馬三舅名三道。李  
外父名守才。引路老公係龐保。大宅老公係劉成保。成皆鄭貴妃  
宮內奄人也。帝以事連貴妃。恐付外溢。滋口實。乃斃保成于內。  
道守才遺流其事。遂止。此挺擊一案也。光宗即位甫數日。即病痢。

中官崔文昇進利劑。益劇。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稱仙丹。帝召  
閣臣方從哲。韓爌等入受顧命。因問李可灼有藥。即傳入診視。言  
病源甚悉。帝命速進藥。諸臣皆不敢決。可灼遂進一丸。帝稍覺舒  
暢。諸臣退。帝又命進一丸。明日天未明。帝崩。此紅丸一案也。光宗  
初即位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李選侍為貴妃。請封皇太后。帝已  
允。太后之封。論司禮監矣。時外廷傳言。貴妃以美女進帝。以致病。  
御史楊漣劾崔文昇用藥無狀。并請帝慎起居。因及鄭貴妃不宜  
封太后。越三日。帝召大臣。并及漣。數目視漣。毋聽外間流言。遂逐  
文昇。且停太后命。漣自以小臣受顧命。誓以死報。帝崩。漣急催閣



部大臣同入臨畢。閣臣劉一燦問羣奄皇長子何在。東宮伴讀王安曰。為李選侍所匿耳。一燦大呼。誰敢匿新天子者。安入白選侍。乃令皇長子出一燦等。即呼萬歲。掖升輦至文華殿。先正太子位。時選侍在乾清宮。一燦謂太子不可與同居。乃奉太子暫居慈慶宮。明日周嘉謨左光斗等疏請令選侍移宮。光斗疏中有武氏語。選侍怒。欲召太子加光斗重譴。漣正色謂諸奄。太子今已為天子。選侍何得召。明日又合疏上。選侍不得已。即日移熾鸞宮。帝乃還乾清。此移宮一案也。倪元璐論此三案曰。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擊挺者計安神主。主紅丸者仗義之詞。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此說最得情理之平。

